

残缘

津子围 = 著

新

剧

家

列

风

卷

群众出版社

列 丛 书

津子围□著

残缘

版

社

出

(京)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缘/津子围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2
(消闲系列丛书)

ISBN 7-5014-1519-6

I. 残… I. 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126 号

残缘 (消闲系列丛书)

津子围 著

责任编辑:张蓉小肖

封面设计:章雪

技术设计:王焰华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3

字数:195 千字

张:8.125

次: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号:ISBN7-5014-1519-6/I·587

印数:0001—6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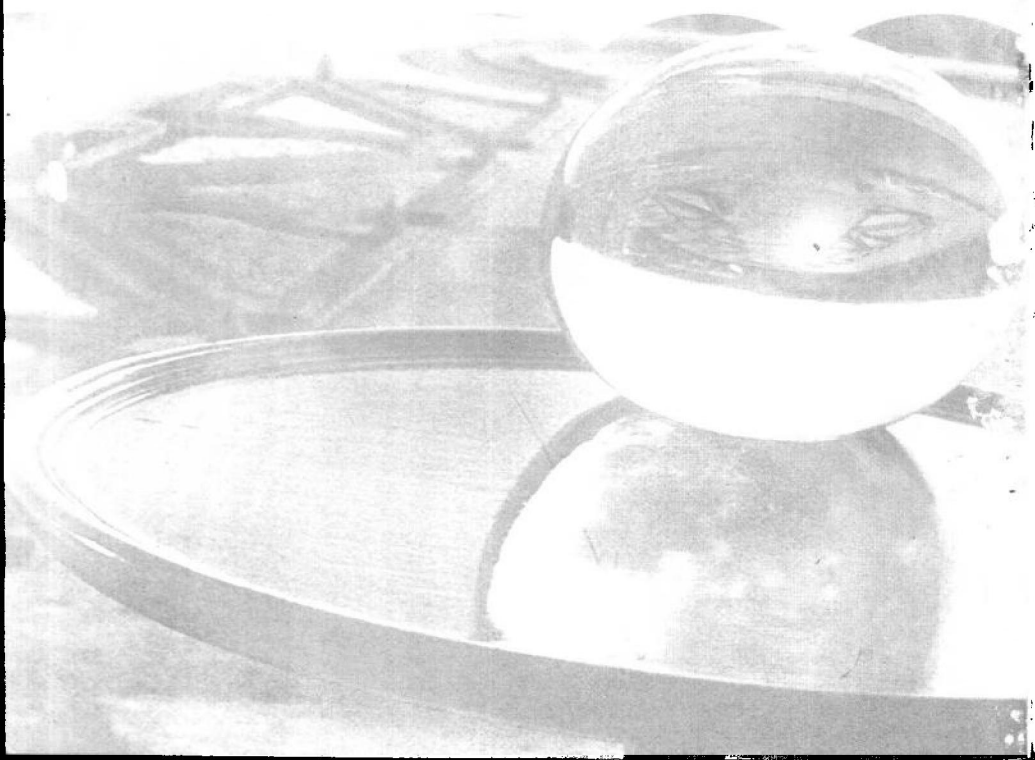
定价:10.50 元

在丧失自我的家园里，真正意义上的或纯粹的情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缘，“缘”使得冬季漫长的梦不断破碎，破碎成春天美丽的梨花……



作者简介

津子围：1962年8月生。法律专业毕业。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公开发表文学作品逾百万字。结集出版中短篇小说三部，出版长篇小说《残局》、《残商》。其中小说《黑玫瑰》、《蝴蝶》被介绍到海外。曾赴美国、俄罗斯、香港等地进行学术活动。名字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



目

录

253	251	195	138	85	1
作家自白	补记	第四部	第三部	第二部	第一部
另一种格局	关于梦幻的记忆	旧剧院	医院里	电梯中	列车上
		床上命运	上上下下的运动	一个个驿站在身后离去	

第一部 列车上

一个个驿站在身后离去

—

按着时间来说这时应该是晚上八点，这一点元绪已经察觉。铁栅栏外的雨天已经结束，雨天情意缠绵了三天，终究还是结束了。这里，元绪指的结束是单指雨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天空的云还浓密地交织着（或者准确点说是混合着，混合成灰色的调子和情绪）直到连元绪自己都觉得雨彻底不下了（甚至连烫衣服的熨斗喷出的那种雾霭都没有了）的时候。元绪在用风来称谓的那种流动的气流中真实地嗅到树丫的芬芳气息。那气息有点椴树花的香味儿，这

也使他想到嫩嫩的刚刚在原野上发芽的枝条，断面处正冒着乳白色的浆。

元绪想：人对以往的记忆说不准在什么时候就会重复而来，说不准重复哪一个细节，关于乳白色的树浆的记忆怎么也要追溯到十五年以前。

而眼前，除了关于雨的现实之外，他真的不知还能想些什么，而想到的还会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吗？

在雨之后，元绪就会去故城北方，他准备以度假加上病假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回故城是他精神陆地的最后岛屿了，他对故城充满信任。

在此之前，元绪用了一次大胆的行动来突围十年已经稳定、刻板的元绪。结果，他象一个尚未谙世的孩子，把一切都搞得很糟。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搞得很糟，至少在问题发生之后他一点应付的能力都没有，每一次应付都使问题更复杂，使事情更加麻烦。

其实也就是十五天的时间。夏天最热的日子，空气中的热流窒息着他的大脑，在嘈杂的居民楼的甬道里，他的大脑常常空白，越来越多的地摊业主无限度地扩张着他的领域，以至将仅有的窄小的通道都挤上了。烂掉的西瓜、水蜜桃，以及腐臭的鱼和鸡蛋，将他所居住的新建不超过五年的住宅小区污染了，垃圾箱外又堆成一个个垃圾堆，苍蝇和蚊子大量繁殖着。——还有停车场，汽车大量排着废气，发动机引擎嗡嗡地闷噪着，深夜时仍有统一的声调“倒车倒车”和看车老头因为争执看车费与司机的高嗓门吼叫……那天值夜班，元绪就是在溢满下水道臭水的甬道前走过的，一直到单位，他还是平板着面孔。

元绪本来就是个无热情又无热心的医生，不过，他对工作却一直一丝不苟。五年时间，他由学生（研究生）变成了脑外科的业务骨干，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这大概与他规范的生活

方式有关。在脑外科这个小的自下而上的环境里，他“无欲无求”的平板方式赢得了科里人的尊敬，这算得上是公平的，仅此而已。

元绪甚至也希望过象杜主任那样的生活。技术上马虎一点没关系，关键是自己，自己可以有很多拿钱的方法，也可以随时地与人交往，去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高档酒店、歌舞厅、桑拿娱乐宫等等，还可以有女孩子来找……尽管科里的人都对杜主任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办法，结果意义都不大。作为杜主任的反差，元绪被大家尊敬起来。有的时候元绪想：人的内心还是公平的，有的时候他又想：人是需要个“正义”的化身的，这也是一种需要，这个化身的形象被破坏了，人们又自然会树立和寻求另一个，这很正常。……尽管元绪比较重视别人的看法比较容易使自己心里得到满足，但也有心里委屈的时候。他觉得委屈并不是缘于自身的特点，他恰恰忽视了自身的问题，即单一地认为：他的处境是别人给造成的。

就是那天夜里，发生了那件事，与敏的事。

那天夜里如同更多的夜间工作日一样，处理急重症患者的突发情况，应付患者家属的纠缠，九点钟准时查房。

问题就在查房的时候发生的。

一楼的东侧是高干病房，敏就住在那里，住在106病房。作为医生，元绪对敏的了解是：敏是外语学院的教师。32岁。但不知是什么样的背景使她跻身进高干病房的。敏患的是神经衰弱症，无明显病因。在元绪看来敏完全可以不住院治疗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敏占着一个床位，而更多的时候敏是不在病房的。

元绪对敏的印象是平淡的，她长着普通的女人所具有的面孔，眼睛还可以，嘴有些偏大，即使这个印象也是粗略的、或者“没认真观察”的结果，元绪印象比较深的是敏的声音，敏有类似娇

滴滴的声音，而男人往往对这声音发生兴趣。

确切地说，元绪对敏的印象或头脑中形成的一串概念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也就是说这与后来发生的事没什么实质性的联系，如果相反，元绪或许会更主动地观察敏，得出的结论也许就不一样了。

进到敏的病房时，跟随他的是两个年轻的护士。原来是肖护士长值班，脸上有雀斑的年老的肖护士如果在场的话，或许就不会有那件事发生了。

事实上，肖护士长因家里的原因串休，一般说来，一向工作认真又琐碎的护士长是不易脱岗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白色的日光灯将敏的脸色映得更加白，泛青的那种白，敏在元绪他们进病房之后，就皱了一下清秀的眉头，目光迅速地将来的人全扫了一遍。

敏说：元大夫，我有个情况想对您说。

元绪说：请讲。

敏看了看两位护士不规则的帽子，（女性标志的长发将护士帽顶得变了型）。敏说：我只想对你一个人说。

元绪瞅了瞅身边的护士。两个护士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说：元大夫我们先出去一下。说的时候，两个人就出了病房。

病房里只剩下元绪和敏。

元绪等着敏说她要对他讲的情况。

然而敏只是用目光灼着元绪。对于成熟的男性来说，谁都知道那种目光是怎么回事儿。元绪被敏的目光尴尬住了。他极不自然地说：“你不是要对我说病情吗？（他在尴尬中将敏说的情况说成了病情。）”

“是”，敏收住了目光，然后，她嘟着嘴说：“我肚子疼……疼得挺厉害的！”

元绪绷紧的神经似乎缓解了一些，他站到敏的身边。……敏正卧在病床上，身上盖了一层白色的单层被。

“什么样的疼的感觉？”元绪问。

“唔。”敏支吾着：“说不好……一阵子一阵子的……”

元绪伸出手，用医生那种感觉去触摸敏的腹部：“是这儿吗？”

敏摇了摇头。

“是这儿吗？”

敏又摇了摇头。

“……”

敏的呼吸有些急促，她伸手将元绪的手抓过来，并将元绪的手放进自己的单层的被里。“这儿！”敏说。

元绪惊住了，在他的手被敏拿到她的单层被里时他就惊住了——敏赤裸着。敏皮肤光滑而细腻，他被敏的手牵引着，直触到一处，可以被称之为“隐私”的松软的部位。元绪的神经刷地跳了一下，从后脑一直沿着后脊传了下去。

元绪本能地向回抽自己的手，但力量不够，正好被敏摁在她的肚子上。

“就这儿疼！”敏说。

看起来敏是聪明的，她知道怎样平服元绪那无准备的慌乱的心。这以后，元绪再回忆到这一处的细节时，他固执地认为：敏是聪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聪明的。

这会儿，元绪已不是那位板着面孔而生硬的医生，他简直成了孩子，他张着嘴，一时变得不会表达了。

“我一个人害怕！……”敏不失时机地说，说的时候用力将元绪的手在她的小腹处摁了摁。

元绪看了看，敏果然是一个人。

（其实元绪一想就会知道敏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他已经忘记了

如何去想。)

叫小虹的护士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她告诉元绪，109 房的病人突然休克了。

这时元绪才从刚才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医生形象，他自然地在敏的腹部敲了敲，说：“没问题，明天我给你开点药！”

敏也象虔诚的患者，对元绪点了点头。

在走廊里元绪的心情莫名地轻松起来。他觉得人真是表演天才，在护士小虹进来的瞬间，他与敏都做得“得体”，这是本能的、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并妥善处理的情况，虽然从未经过排练，却也表演得颇具功力。

那天夜里，元绪处理完 109 房休克患者的急救工作已经十一点半了，他喝了一杯温嘟嘟的茶水，就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望着窗外。远处灯光点点的建筑工地，往日有机械操作的响声，今天的声音模糊了。今天夜里仍有人飘往天国，作古的人的魂魄已袅袅远逝，活着的后代们的哭声却划破残夜。以往，元绪对太平间传来的哭声是反感的，多少带有本能的反感，今天却是另一种情况，他几乎忽视了那并不悦耳的声音的存在。

元绪仍在白色单层被的感觉之中，在触及到敏的那一部位时是模糊的，他想不起确切的感觉。(元绪还小心地将自己的手伸到自己的腰间，尽管如此，他仍找不到当时的感觉，准确一点的感觉。)

还有，元绪觉得敏的胳膊留给他一个特别的印象，那是一个白皙而优美的胳膊，右胳膊上有三个种牛痘落下的疤，这一点比较特别。

元绪正在看津子围前不久给他的小说。小说名叫《大雨》，里

面的几位主人公似乎元绪都熟悉，都是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尽管他们在不同的职业行当里成了骨干或者中坚，同时他们也付出了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代价，他对那个叫健子的小说主人公产生了同情。健子常常坐同一路公共汽车，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然后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而更多的是平白而忙乱的日子。健子总忘不了写信，特别是：健子写信从不寄出去，因为他写的信全都是写给自己的……这使得元绪联想到战争年代，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勇敢还是羸弱，当英雄还是汉奸，命运都会洗礼你，三年“自然”灾害也一样，每个人都面对着生存的考验，而现在这种冲突似乎内在了一些，是不是更激烈了呢？这好比一大群人在人生的路上赛跑，没有起点也无终点，人们在赛跑中不断有人新生，也不断有人倒下去……

津子围曾对他说：写完《残局》和《残商》之后，他已经开始着手《残缘》的写作，“我不知道我除了接着写下去之外，我还能干别的什么？”

他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似乎太不着边际了。

“那么什么更适合你！”津子围问。

他回答：通常那种说法！

与敏的事在元绪值班的第三天白天就操作了。元绪理解为操作。在他看来，他与敏都已经是成熟的男人和女人，对男女间的事已经熟练了，不需要过多的铺垫，也没有矫情的缠绵，概括起来：省略了所有过程而直接切入本质。

元绪与敏爬上楼梯，敏小心地打开她住的房间。元绪进了门之后就将敏抱住了，两个人就在门口处狂乱起来，加之心情激动，没一会功夫，他们都出了一身的汗。

这一过程中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在一层层地递进着。

敏的外衣一件一件落到地上。

“别急。”敏喃喃着。

敏的内衣也开始向地上飘落。

“别急吗？”敏仍喃喃。

元绪似乎平生第一次有了那么大的力气，他一下子就将敏抱了起来，走到敏的卧室，将敏扔在床上……

元绪仔细回忆他与敏第一次的情景，那是一次急风暴雨似的。在那一瞬间，他的记忆是空白的，他只记得他的力量比较强大，他几乎要穿透面前一面屏障，将自己与敏消失在一片烟雾之中……

第一个回合之后，元绪才审视敏的卧室。那是一间充满艺术气息的房间，书柜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有仿古陶俑、日本瓷器、有西班牙的船体模型、斯里兰卡铜花瓶、俄罗斯陆军军章，还有贵州腊染画、锥刷脸谱以及西藏产的羚羊角……最引人注目的是敏的一幅艺术照，那张照片足有二尺高，目光纯得能滴出水来。

“这里挺好。”元绪说。

是吗？敏抿着嘴笑了笑。

“而你更好。”元绪补充说。

敏没言语，将元绪紧紧地抱住了。

接下来元绪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第三次冲锋。他发现他一向没有这么顽强的，而这一次不同，他一次比一次强硬，一次比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

敏几乎疯狂了，开始不断用英文喊上帝，后来干脆使用了中文中最市民化的俗语。

元绪从未经历过这些，他如果不是经历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象敏那样有文静外表的女人会说出那些粗俗的话。粗话反而调动了他的情绪，他更加威武。

停下来，元绪与敏都象水洗过一般，敏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了绺儿。他们各自躺在床上急促地呼吸着。

敏说：“你太棒了，我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元绪说：“……我也是，第一次。”

元绪的话是诚实的，除了雯（他妻子），他第一次与别的女人同寝。在雯身上，他想不出女人会疯狂，会有配合的大幅度动作，会有大喊大叫的声音。

雯是平静的，雯总习惯一种姿势。尽管雯的表达含蓄，可他知道雯是经常需要的，只是，雯显得胆怯一些，即便在关键时候的哼哼声也是胆怯的，好象她的声音可能被人窃听。

那天，元绪与敏在敏的房间里整整关了一天。

敏住的是三居室房子，二间是卧室，一间是客厅。敏说：另一间卧室是给亲朋们小住的。

“房子是单位分的吗？”元绪一边喝着敏为他调的咖啡奶一边问。

“不是。外院可没那么好心。……市里特批的。”

“特批的？了不起。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敏看了看他，说：“……这个……是机密。”

元绪就不再问，他将杯里的东西摆了摆，然后，倒进干涩的发热的食道。

敏拿来一堆各类小吃招待元绪，在征求元绪意见之后，敏还为元绪打开一瓶洋酒。

元绪对洋酒的知识也不是一点没有，问题是敏打开的那瓶，外文字母缩写，把元绪搞糊涂了。这样，元绪采取的最好的方式是，他熟练地使用高脚杯，仔细地品了品。

“味道不错！”元绪感觉麻木地说。

“要不要加冰？”敏征求他的意见。

“随便。”

他们两个人就那样坐了下来，偶尔互相抚摸一下。不知不觉中，敏笑了，说：“我去医院里每次见到你都觉得你过于冰冷了，没想到，你这么有激情，这么生动，……还有一种亲切感，似乎我对你的气味都特别习惯。怎么说来着，这算前世修的缘分吧，不是说百年同船渡，千年共枕眠吗？”

元绪吸着烟，掸了掸烟灰说：“我也说不好，到现在为止，我也找不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恰当理由或者借口。”

“也许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借口，……对于我来说，我挺需要的。”

元绪瞪着眼睛，他的手被敏的直率感动了，他连忙说：“是，我也需要，我也需要你！”

那以后的十几天日子里，他一直与敏偷偷的约会。他的心情也变了，在家里去单位都小心翼翼且十分谦和。他一步一步了解一些关于敏的情况。敏大学毕业后留校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班，后来也没考学位，就独自去商社闯了两年，经历一些商界的包装生活之后，她又心灰意冷地返回了学校。她在校报当编辑，工作轻松，也有大块的时间可以挥霍。“原来我一直有一个梦，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我在削尖脑袋儿往国外钻，后来不做梦了，我也觉得自己坚强了，我有信心，我知道我该做什么，而且，我相信我会做得很好。”敏对他说。

他对敏说：“说心里话，你使我的生活有了活力！”

……

那天，杜主任对他说：“小元，你的麻烦大了。”

元绪清楚地记得那是上午，阳光刚刚爬过窗口，少有的那份光线正照在杜主任的下巴上。杜主任的牙很白，白得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小杜，我是认真讲的，搞不好你要身败名裂的。”